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collage of images. The top half is dominated by a close-up of a woman's face with dark eyes and red lips, set against a warm, reddish-orange background. A yellow starburst graphic is on the left side of her face. The bottom half shows a night beach scene with a full moon, waves, and a starry sky. The title '在苏黎世' is written vertically on the right side.

在苏黎世

zai
sulishi

(法)安德列·毕克
莫里斯·罗朗 著
蔡木森 译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ZAISULISHI

(法)安德列·毕克 莫里斯·罗朗 著

在苏黎世

蔡木森 译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(皖)新登字 04 号

在苏黎世

蔡木森 译

责任编辑：鲁书潮

出版：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：230063

发行：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刷：马鞍山市新华印刷厂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张：6.125

插页：2

字数：130,000

版次：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5000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6-1262-2/I·1162

定价：5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内容提要

在苏黎世。工商界巨子，亿万富翁居尔特·菲希尔同他多年的情妇于尔苏娜·莫斯突然吵翻。于尔苏娜的丈夫莫斯是一直寄生在菲希尔羽翼下的小企业主，当他知道妻子是菲希尔的情妇时，怒不可遏。于尔苏娜离家出走后不久，惨死在自己的房间里。苏黎世有名的《资料》杂志对此事做了跟踪报道。该杂志的女老板马赛兰·加尼埃，精明能干，她的丈夫樊尚·加尼埃原是杂志社一名小记者，一直喋喋不休地说妻子是他幸福的障碍。就在报纸杂志连篇累牍地议论莫斯是杀害于尔苏娜的凶手时，马赛兰又突然遭到暗杀。马赛兰遇刺时，莫斯的车子又正好在现场出现过，莫斯被警方逮捕。巴黎警察局前探长卢梭到苏黎世看望在那里当教师的女儿。面对于尔苏娜的女儿安妮·莫斯惶惑的眼睛，老卢梭决心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。他通过艰难而周密的寻访，终于找到了可疑人物——一个漂亮的女郎安格丽特·奥弗。安格丽特是加尼埃的情妇，不久前认识了菲希尔。正当卢梭要找到真正的杀人凶手时，加尼埃又被人谋杀……

作者通过这个扑朔迷离的连环杀人案，深刻地揭露了苏黎世上流社会的奸诈和凶残，故事生动曲折，发人深思。

作者的话

本书所写的人和事，都是作者虚构的，并非实有其人其事。如果所述之事与现实中的某事相同，所写人物与生活中的某人相似，那不过是偶然的巧合罢了。

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我就是上帝派来这个世界吃人的野兽。

——本书一个亿万富翁的自白

第一章

对初来乍到苏黎世的外国人来说，最使他们大吃一惊，觉得不可思议，甚至视为反常现象的，恐怕要算“动”和“静”奇妙的混合，与和谐的统一了。几乎天天如此，月月如此，从拂晓到黄昏，这种混合统治着整个城市：车水马龙，行人如织，长长的有轨电车在市内各交通干线有规则地缓缓爬行，没有撞碰，没有嘈杂，热烈而镇静，喧闹而有节奏。苏黎世就是这样生活着，飞快的旋律，坚强有力，但毫不急躁。

黑幕渐渐拉开的时候，一切似乎都骤然凝结了，全市一片寂静。马路上稀稀落落的行人，好象自我感觉与突然到来的宁静不相适应似的，一个个如同上了发条，步履匆匆。渐渐地，这几十万人口的城市，好象进入了似睡非睡的半眠状态，人们仿佛生活在中世纪的欧洲小镇上。进入夜间，万籁俱寂。

苏黎世是瑞士的经济首都。在这样的大都会里，花钱似流水。人们进行大宗买卖，挥金如土，成批工厂正在建立和发展。然而又是如此恬静，这真是令人奇怪的现象。

全世界都知道，瑞士的首都是伯尔尼。可瑞士人都知道，他们真正的首都是苏黎世。在这里生活的外国人，他

们大多把自己的半条性命交给了这个城市。比起蓬勃发展的苏黎世，伯尔尼只能算是大都会旁边的一个村落。这里，大企业家摩肩接踵，百万富翁明争暗斗。全世界的金融寡头们经常在这里悄悄聚会。

居尔特·菲希尔完全注意到了这两个都市的差别，尤其是他难得的闲暇之时，他更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。他热爱自己的城市，经常向朋友和客人夸耀自己的城市，他们自然也相信菲希尔的宣传。他和朋友们的感情是相通的，他们之间有着真正的团结，他们同属某些董事会的重要成员，共同的利益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，金钱是他们的上帝，金钱是他们友谊的坚实基础。

据税务部门最近统计，苏黎世的百万富翁竟有 1500 人。就是这些人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俱乐部。自然，俱乐部的实际权柄一直操纵在那些财产在 1 亿美元以上的大富翁手里。对于这些亿万富翁，什么也阻挡不了他们。他们可以兴风作浪，制造麻烦；他们可以使政府一筹莫展，伤透脑筋。政府对他们望而生畏，因为他们在财富上占有绝对的优势。现在，他们变得聪明了，深居简出，从不炫耀自己，努力谨慎行事，尽量不引人注目，避免成为众矢之的。他们或把自己埋在办公室软绵绵的垫椅里，或谦逊地隐居在舒适、豪华的住宅里。座落在苏黎世湖边金色小山上的、鳞次栉比的栋栋别墅，正是这些金融大王富丽堂皇的王宫。

进办公室前，居尔特·菲希尔久久伫立在衣帽间的镜子前面。近几个月来，他每天都要这么顾影自怜一番，面部的皱纹，尤其是眼角边的鱼尾纹明显地增多了。他看着

脸上的皱纹，做了一个鬼脸，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苦笑。这是对逝去的春华的留念，还是对逼进的死亡的恐惧，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60岁了，在庆祝生日的那一天，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衰老，一种无名状的烦恼和惆怅油然而生，渐渐地占据了整个心灵，使他无论如何摆脱不了。他其实早有一种预感：他唯一可怕的、迟早要败在它手里的敌人，那就是时间。现在，这个穷凶极恶的敌人正在向他步步紧逼，毫不放松，非要把自己撵入死角不可，表面看来，菲希尔有强健的体魄，镇定自若，从不慌乱，很难从他身上发现劳顿或者忙乱的表征，仿佛在他身上安有缓冲器。他面部表情从来都是坚定的、和善的，清楚地反映出钢铁般的意志。他头脑清楚，逻辑性强，许抑自持，行为果断，决定的问题从不允许别人改变……但是，还能活多少年呢？

一想到这里，菲希尔不寒而栗，可转念一想，他又不屑于对未来长时间苦思冥想。那太遥远了，太渺茫了。

他踱进了办公室，想起了于尔苏娜。

过去，菲希尔可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情妇对他的感情和忠诚。当初，于尔苏娜·莫斯看到菲希尔是亿万富翁，工商界巨子。他统治着整个城市。人们每每谈起他的名字时，不仅充满了敬意，而且降低了声调。菲希尔是电子大王，金融大王，商业大王，拥有无数的工厂、银行、大商店，人们像供奉古代神灵那样，理解他的发怒，希望得到他的恩典。一开始和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，于尔苏娜对他一直十分崇拜，十分敬仰，百依百顺，有求必应。要不，她怎么会给他那么多热情？他要的，她都给了他，他得到了

她的一切。他们暧昧关系的开始可真有点爱情小说描写的那样浪漫，富有诗意。菲希尔每每想到这一点，便有点飘飘然，有点洋洋自得。除此之外，他觉得其余的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。

“二十年就这样过去了，这等于我整整一个青年时代！我就这样告别了自己的青春！我酷爱人生！这并不是说，我这样是埋葬了自己的生命！”

于尔苏娜曾经说过上面的话，面对着他，神情是那样憨直，毫无嘲弄和讥讽。

“你无所不有，你应有尽有。可你还想得到更多。你想着明天，你想着未来。可此时此刻，你多么年轻，多么多情！”

他仿佛听见她是在说：

“你和我丈夫是多么不同呵。和你在一起，我可以遣散心头的寂寞；和你在一起，我犹如鸟儿脱离了牢笼，好似奴隶挣脱了枷锁，和你在一起，我心里总是充满了清新的愉悦！”

于尔苏娜很早嫁给了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安德烈·莫斯。近二十年来，她一直过着极为普通的平民生活，日复一日，毫无变化，单调枯燥，默默无闻，终日沉缅在平庸、简单也可能是毫无希望的遐想里：假如……可是……假如我们有更多的钱，假如我们捞到更多的外快。可是，你不敢，安德烈。你胆小如鼠，你害怕冒险，你害怕人生，你害怕一切。

“你人如其厂。你的小工厂只能制造弹簧、弯头、别针一类小玩意。因此，在你的眼里，一切都是小的。别人只

要扫你一眼，就可以看透你的五脏六腑，就能知道你这个人缺乏个性。你显得苍白、萎缩、驼背，你仿佛从来不知道微笑，你给人们的印象太深了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你的感情，也像你的人一样枯竭了。”

“安德烈对我痴心如一，从来没有欺骗过我。他不会骗人，他没有这种本领。可是我……不，我不是厚颜无耻的女人。我希望他恨我，骂我，希望看到他大发雷霆，这样，也许我内心会好过一些。可恰恰相反，只要我稍稍发火，总是他第一个请我原谅。我喜欢他，不轻视他，同情他，甚至可怜他，就像成人可怜孤儿似的……”

菲希尔曾经对安德烈·莫斯关怀备至，期望后者能够宽容自己。菲希尔常常因为与莫斯夫人的通奸而引起良心上的不安和自责。菲希尔始终相信这一点，不管什么人，都是有志向，有抱负的，只不过某些人因环境所迫，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罢了。

“只要源源不断地得到金钱，莫斯会离得远远的，他会继续装聋作哑的。”

他对莫斯进行了分析，结论是：莫斯是一个骗子，一个精明的骗子，一个阴险狡诈的骗子。只要对他有利，莫斯是随时准备作出任何妥协的。他对老婆和菲希尔长期通奸充耳不闻，撒手不管，就是一种欲擒故纵的策略，就是有意造成一种严重的后果。菲希尔清醒地知道，这并不是说莫斯永远不可能成为他真正可怕的对头。恰恰相反，这是一个潜在的威胁。莫斯在耐心等待，在窥测方向，在寻找机会。一旦时机成熟，他会毫不犹豫立即采取行动，像马蹶后蹄那样，给菲希尔致命一击。

“只要莫斯经济上离不开我，只要他继续攥在我的手心里，一切就会好办得多。假如我不改弦更张，继续助他一臂之力，他就不会找我的麻烦。算了，继续维持现状，等于养一位食客吧。”

菲希尔精明地估算着现实。形势逼迫他不得不作出妥协。于尔苏娜的服装首饰，社交排场，都需要钞票。这种奢侈的享受只能以安德烈的名义才能给她。

“放心吧，他不会猜到实情。他只会从职业道德的角度理解我对他的照拂。”

菲希尔永远是正确的，事实又一次证明了他的正确，他带着半是得意，半是讥讽的微笑回忆他最近对莫斯工厂的一次访问。这个小人物是那样兴高采烈，那样卑躬屈节，那样受宠若惊，最后又是那样谦恭地把他送到门口。他对莫斯的话至今记忆犹新：

“菲希尔先生，请相信我对你的无限感激之情。我将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决不辜负你的信任。”

莫斯差一点就讲到第三者了，差一点就讲到用老婆来作感谢了。菲希尔的访问对于他的小工厂来说，确实是至关重要的。仅仅这一次访问，对于莫斯来说，就意味着增加百分之二的利润，因为菲希尔答应给他一大笔银行贷款用来扩大工厂的生产。菲希尔答应过后就有点后悔，现在更加后悔不已了。他突然问起自己，这样做是不是走得太远了一点。

于尔苏娜开始拉长去湖滨别墅与菲希尔幽会的时间了。最近一次，她事先打电话给他，取消了约会，借口同过去一样，照例是偏头疼。整整一天，从清晨到黄昏，菲

希尔坐卧不安，无所适从，一种刻骨铭心的思念使他心绪不宁，神不守舍。于尔苏娜没有来，使他突然感到一种酸楚的怅惘在袭扰他的内心：

“她是不是一如往常那样地相信我呢？她是不是仍对我一往情深呢？”

他几次要动身去她家里，但最后还是没敢去，因为他自己也无法断定，这样冒昧登门究竟合适不合适。于尔苏娜只不过是他的消愁解闷的玩物。尽管片刻的床第之欢使他惬意舒畅，使他得到性欲上的满足，但这是远远不够的。于尔苏娜对他来说，和古希腊雅典的古玩其实别无二致。

像许多工业界大亨一样，菲希尔私人收藏了相当可观的印象派、立体派画家的油画。这些油画的色彩、格调对他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。他收集这些作品纯粹为了赶时髦，为了跻身名流之列。至于古希腊米诺斯时代名贵的小泥雕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他从内心里喜爱它们。于尔苏娜对他也是“另外一回事”，他从内心里喜爱她，需要她。他离不了她。

“还有一个讨厌的菲希尔夫人，她还活着，她在大庭广众之中不断抛头露面，在家中还有频繁的社交活动。就像我把古希腊普通古玩公开介绍给其他收藏家，而把卡诺萨斯城偷带出来的珍品悄悄留下来独自欣赏一样，我以一个下属的名义租下了苏黎世湖边一栋别墅用来欢迎于尔苏娜，独自欣赏她的美貌。自然，我的那位下属是从来不会，也不敢涉足其间的。”

菲希尔在办公桌后面缓缓坐下，弯身向前，掀开了通话器开关。新的一天开始了。他同往常一样，慢条斯理，例

行公事。他想起来了，今天要与斯坦朗公司签订合同，要研究如何扩大奥地利市场……生意就是这样开始的，亿万富翁成功的、辉煌的金字塔就是这样从小到大、从底层到顶端一块一块垒成的。

“施特恩小姐，请您来一下，好吗？”

他总是这样对待下属，和和气气，彬彬有礼。他一向以冷冰冰的口吻纠正下属的不足，使他们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。

不大一会儿，他便觉得心烦意乱。他实在不愿再去思想他的生意，思想那些令人眼花缭乱、头昏脑胀的数字。而恰恰就是这些数字。又使他想起了于尔苏娜。

安德烈·莫斯太不像话，他做得太过份了。他刚向洛旺银行申请了一笔款子，总金额远远超过了菲希尔前几天答应的数目，银行拒付；并且请示菲希尔如何处理。

“施特恩小姐，请您转告银行，我暂不回答。我需要考虑一下。24小时之后，我将把决定通知银行。”

菲希尔要求秘书接通莫斯的电话：

“施特恩小姐，请接他家里，不要接工厂。”

他要设法把她召来。她可能又一次借口偏头疼……

“今天下午我等你。你一定要来。事情很严重。”

于尔苏娜终于来了。菲希尔第一眼就发现她同过去不大一样了，有着某些细微的、常人难以觉察的变化：美丽的金发略略显得灰暗，面部微微抽搐。

他这时把她招来，使她大吃一惊，脸上笼罩着阴云。

“前天你为什么没来呢？”

“那天我太累了。我已经在电话里给你解释过了。安妮的事使我惶惶不安。”

他不喜欢于尔苏娜谈到他的女儿。这个话题使他尴尬，使他觉着蒙受了一层耻辱，使他想起了自己的缺陷和遗憾：他没有孩子。但是，他是没有责任的。可又有谁能弥补这个缺陷呢？菲希尔家族将断子绝孙。他是最后一代了。毋庸讳言，不会有人延续菲希尔家族的香火，继承它的姓氏、财富、权力甚至情感了。只有侄子、外甥，只有侄女，外甥女。可是，这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人世间的事情是这么怪诞荒谬，家私万贯却偏偏无儿无女。这也许是对富有的一种惩处吧。

他仅仅见过安妮·莫斯一次。那一次，安妮的父母都在场。姑娘的俊俏、秀美让他至今难以忘却，苗条秀丽的腰身，蓝幽幽的一双明眸熠熠生辉，妩媚的脸蛋上总是荡漾着俏皮而迷人、友好而羞赧的微笑。16岁了，青春少女，鲜艳纯真。她所缺乏的，正是她的家庭、环境、父母不能给予的。

“怎么，安妮病了吗？”

“她的老师爱上了她。一个法国女人竟给她出怪点子。她整天想的是去巴黎，成天吵着要去时装店买裙子。我愈来愈感觉到，安妮已经不再是一个孩子了。我在她面前感到难为情。”

“因为我的缘故？”

“她并不知道。但我担心纸包不住火。假如有那么一天，

她突然悉知内情，那末……”

这时，菲希尔嗅出一丝阴谋的气味。他终于明白了于尔苏娜的齷齪用心，识破了她的卑劣伎俩。来者不善。她今天胸有成竹。她想谈的，同今天召她而来的主题，似乎风马牛不相及。菲希尔原来准备好的腹稿全然无用。她无意触及实质，而是顾左右而言他。菲希尔感到愤懑。然而，事情太严重了，他不得不把话题拉回来：

“洛旺银行要求我同意你丈夫那笔贷款。”

“这很正常。因为你是银行的大老板。怎么，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了？！”

菲希尔皱起眉头。他十分讨厌于尔苏娜不时流露出的这种情绪。他认为这是粗俗的，这是他的情妇平民血统自然的，然而也是过份的显露。他的情妇不过是一个小店主的女儿，她是在这座古老城市中人口稠密的小巷里长大的。

“安德烈给你说过，他什么时候需要这笔款子吗？”

“我应该说的是，他使我非常吃惊。我觉得他走得太远了一点，他要的太多了，他做得太过份了。但是，仅此一次，我无意过于责备他。”

“是你，太过份了。”

于尔苏娜的话向扣子掉地那样干巴，崩脆。她微微冷笑，语调冰冷：

“他是想抓紧时机。这笔款子是你自己亲口允诺的。他要是抓紧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，那他才是大傻瓜一个呢。”

她略略停顿一下，又补充说：

“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，我丈夫不是傻瓜。”

“是的，他不是傻瓜，他精明得很呢。他清楚地知道，他不可能在我们商定的那一天归还这笔贷款。他大概认为我同意的利率太小。结论是显而易见的：如果我不想损害你的丈夫，我将被迫同意他的请求，增加贷款数额和利率。因为你的原因，我不得不这样做。我将继续接济他。可是，他手段太卑劣了，太狡诈了。但愿他能成功。”

“你嫉妒了？”

“你讲的不对，你措词不当。应该说，我变得明智了。”

于尔苏娜坐到窗边，眼睛死死盯住站在她面前的非希尔，指着近处的一把椅子：

“你坐下！我喜欢你稍稍发怒的样子，但请你不要过份。”

“安静对我来说，难道不更好一点？！也许你应该同我谈谈我的健康，为什么不呢？你很聪明，你巧妙地提出了条件：‘安妮……’‘她不再是一个孩子了……’‘假如纸包不住火’‘假如有那么一天，她突然悉知内情’……那么下文呢？……‘我们应该减少接触’……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即使我同意如数支付你丈夫那笔款子，那又有什么用处呢？你毫不在乎。你觉得天经地义，你认为理所当然。”

“你究竟想干什么？”

“你呢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突然，他弯着身子向她猛冲过来，高声喊叫起来：

“你给我老实一点好不好？你少给我演戏好不好？哪怕就这一次，也希望多一点真诚，少一点虚伪！”

他感到怒火正在上升，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。于尔苏娜的态度深深地激怒了他。他猛地抓住了于尔苏娜的胳膊

膊，捏得那样紧。她一定被拧得疼痛难忍。他高兴了，这样才能解恨，才能擦去于尔苏娜脸上一直挂着的那种轻蔑的嘲笑。

“一年了！一年来你不断耍阴谋，施诡计。你说谎，你骗人。你为了他，为了那个你极端蔑视而又十分需要的丈夫，为了满足他一次又一次非份的要求。是这样的，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？难道你不应该承认这一点吗？”

“放开我！是的，我承认这一点。那又怎么样呢？”

菲希尔惊呆了，吓得不由自主后退了几步。于尔苏娜平静的回答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。他茫然不知所措了。

于尔苏娜脸上的微笑渐渐消失了，她镇定，安详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缓缓说道：

“不管你有什么法道，你已经输了。你不可能没有我，这一点你比我明白。你也给我老实一点。恰恰是你，走得太远了。恰恰是你，做得太过分了。我倒要看看，你究竟还能走多远，你究竟要走到哪里去。你其实非常喜欢我，我对自己的言行毫不后悔。总不至于要我鞠躬下跪，要我承认，是你给了我真正的幸福吧。可是……”

“你给我滚开！”

这一回倒是素有教养的菲希尔变得粗鲁了。他不停地重复着：

“你给我滚开！你给我滚开！……”

于尔苏娜也许应该马上离开，这样对双方都可能好一些。对菲希尔来说，即便不把她忘得一干二净，最多在记忆里只留下一个反对者的形象。然而，只有于尔苏娜能猜透他的心思。她知道应该怎样做，知道怎样才能得到更多